

艺谭书籍

## 翰墨之美——读《书法的故事》

沉羽

在我们这个学习、工作更多依赖输入法的时代里，一笔一划用手写汉字来交流和沟通的情况已大大减少。可即便如此，书法仍与文学、戏剧、绘画、雕塑、音乐一样，是一种艺术样式。而且它还是咱们中国所独有的，或者说汉字文化圈所独有的一种不以自然界具体事物为造型基础的艺术。要有书法艺术，首先要有汉字，这本《书法的故事》便是从汉字的诞生为缘起，娓娓道来。

和世界上任何其它远古文明类似，华夏民族的先祖，最初采用的是刻画图案的记录方式。这种记录，比甲骨文的出现来的更早。而殷商时那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已然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文字体系了。不过，真正的书法艺术，要到文字发展至全面符号化，其书写能自由进入抒情写意的状态后，才出现。东汉时期，书法终于从表现外在形式美转向了表现内在精神美，促成这一转向的是人们常说的“隶变”。从先秦到两汉，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隶变”的意义在于，很多字的偏旁结构化繁为简，当笔画被“单元化”后，书写时的笔顺和节奏也就显现了，随之，中国的“方块字”渐趋固定。当然，造纸术的发明，“蔡侯纸”、“左伯纸”的应用，也令书写脱离了甲骨、青铜、竹木、丝帛等原始载体。加上后继的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大批拥有深厚文化修养，具有良好艺术根基，同时衣食无忧的贵族士大夫阶层……上述种种的客观条件，皆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譬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曲水流觞，兰亭雅集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诞生了，标志着中华书法进入了值得世人瞩目的辉煌岁月。

清代书法理论家总结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此话有一定道理。唐代是一个楷书完全成熟的时代，出现了著名的“楷书四大家”。唐人书写，有一套精细严谨的法则，然而将楷书的提按笔法和篆隶的使转笔法完美结合的颜真卿却是个“变法者”。这其实也说明：一方面唐代楷书的确讲究技法，在字的结体、特征、取

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规范和总结，秉持“心正字正”的原则。另一方面，大唐特有的那种浪漫、热情、率真也令张旭、怀素等情怀张扬的狂草大家脱颖而出。到了宋代，宏大强盛的时代气象消弭不见，但“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艺术造诣仍旧达到了前追晋唐的水准。唐代书法家多为朝廷高官，习惯于书写堂皇肃穆的碑版作品。宋代的时代氛围更富文化艺术气息，书法家往往是“书画双绝”的人物，在其它艺术领域也常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元明时，书法风格流露出复古倾向，同时又不落俗套，萌生创新意识。赵孟頫的《汲黯传》就是既具有复古特色，又彰显“赵体”俊雅特点的小楷杰作。明代由于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还催生了缺乏书法个性的“台阁体”——朱元璋取消宰相制度，设立内阁。文人学子参加科举时为了迎合上层喜好，刻意书写一种内阁发文时所用的端庄工整、清晰规范的字体。幸而到了晚明，文征明、祝允明、沈周等一些不拘流俗的书法家活跃起来。文征明的小楷，祝允明的行草，及后来董其昌、米芾、徐渭等人的书法作品，无一不是在突破窠臼、力求发展的道路上前进。清代官僚大都能写出一手好字。遗憾的是没有像前朝那样，出现光耀艺术星空的翰墨大家。这和清前期的文化政策有一定关系。严酷血腥的文字狱让文人不敢问津实用之学，转而专注那些和时政无关的学问：文字训诂学、音韵学、考据学。加上当时新出土不少碑版墓志，为验证文献材料提供了大量依据，一时间，朴学大兴。反映在书法领域，出现的乃是“重碑抑帖”的趋向。好在从晚晴至民国，金农、郑燮、刘墉、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代代相继，层出不穷。书法艺术本身的魅力，可能也是其流变、延展不息的一个内在原因。

《书法的故事》名为“故事”，便不同于一般的书法著述。它有学术谨严的一面，也有生动活泼的一面。全书基本按时间顺序，从汉字起源讲起，介绍历朝历代的书坛概况及书家名篇。最后基于“艺术相通”的理论，还分析了书法与诗、文、茶的关系。整本书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给与读者一种“翰墨之美”的引领。用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的话概括，即是：“中国人的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突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了人心之美，也流出了万相之美。”

（《书法的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



## 三江艺谭

责编乐建中 美编雷林燕  
2019年6月23日 星期日

投稿 E-mail: ljz@cnnb.com.cn

新片点击

## 赌场男子图鉴——看影片《妈阁是座城》

郁妍捷

赌博，好像对某些男人永远都有着一种神奇的魔幻力量，它就像是一座高高耸立的灯塔，而电影《妈阁是座城》里的梅晓鸥就是这座塔上的一束光亮，吸引着各种男人化作飞鸟或鱼群，不断从他处汇聚而来，奔到她的身边。梅晓鸥是赌场“叠码仔”行业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里，她不是带着旅行团去自己服务的地方给游客们寻找刺激赚取佣金，就是找寻多金的赌客，陪他们在赌场赌博，将他们发展成自己的固定“客户”，再通过他们牵线为自己赢得更多身家高昂的赌徒……所以一看完电影，觉得《妈阁是座城》披了一层很厚实的“戒赌”外衣：影片试图以女主角梅晓鸥与几个赌徒之间的爱情纠葛，来侧面揭示沉迷赌博对一个人甚至是一家人的荼毒，从而警醒世人。这种尝试，无疑成了电影的新颖之处。

影片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了梅晓鸥身边那几个赌徒的起伏人生，旁白又恰到好处地用空镜头的方式，时不时透露出梅晓鸥对几个男人的矛盾立场，在不经意间给大家绘制出了一幅“赌场男子图鉴”。

起先，段凯文是个西装革履、谈吐得体的儒雅商人。他带着一副眼镜，在老刘的引荐下，风度翩翩地走到了梅晓鸥身边。那个时候的段凯文，有很多钱，也十分熟悉赌场里的规矩。那个时候，当在赌桌上赢了的段凯文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漂亮的梅晓鸥时，他绅士般地邀请她陪伴自己，认定她是自己的幸运女神。也许梅晓鸥真的给段凯文带去了“好运”，赌场上的段凯文一直手气不错，他开始带着朋友去找梅晓鸥，开始不顾梅晓鸥的劝告，转而找华仔玩“托底”，越赌越大……几年后再见段凯文，他还是温文尔雅的商人派头，对梅晓鸥炫耀着自己手上几块很值钱的地皮，来换取更多的筹码。他赌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迷信风水。镜头里，他将侍者端上来所有的茶壶都朝向一个方位，对服务员突然送来茶水毁了风水而破口大骂，他甚至为了能在最后翻出一张好牌，专门起身前往洗手间洗手剪指甲——特写镜头里的他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淡定，只剩下为了赢钱的无所不用其极。虽然表面上，输了的段凯文仍旧面不改色，可以安心地一口气睡十几个小时，还是会一笔一笔将欠下的赌债当面给梅晓鸥罗列清楚，并承诺十天还款，但内心深处，他早已被赌博蒙蔽了心智：他开始拆东墙补西墙来填补欠款

## 艺谭语丝

现在的电视剧，在塑造战争年代的革命者的形象时，为了使其“有血有肉”，往往对其性格的成因极其行为方式进行“合理”的想象。殊不知，许多细节的渲染和刻画，是不合理的，代入感太强了，就是以寻常心思揣摩剧中人物所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性的展示是复杂化了，人物的性格却是被无端地撕裂了。前一秒还是优柔寡断，后一秒就果断杀伐，让剧情左右人物的言行，而不是让人物的性格左右人物的言行，既而让人物的言行左右着剧情。一句“剧情的需要”，人物便有了随意的可塑性。

司马雪

的窟窿，甚至仗着与梅晓鸥的交情，编各种借口躲避梅晓鸥的追债。直到他输了别墅，输得倾家荡产，他依然不忘骗钱赌博。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盘，这在段凯文这种无可救药的赌鬼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雕塑家史奇澜出场的时候，也带着社会精英的标签。他是内地小有名气的雕塑家。偶然的的机会，他见到了梅晓鸥，他为她雕塑。因为被梅晓鸥吸引，史奇澜走进了赌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富有艺术气息的男人，在赌桌上完全变成了一个赌徒的模样：为了赌博，他甚至不要家里的老婆和还未出生的孩子；为了能够凑够赌资，他甚至当掉了珍贵的黄梨木；为了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赌博，史奇澜学着梅晓鸥去当“叠码仔”，还把有钱的表弟也拉进赌场，准备从中获利，却越陷越深……最后是妻离子散，只能躲进一个小镇里，靠雕塑的手艺混口饭吃。镜头里的史奇澜已经褪去了艺术家的清爽模样，只剩下一副眼神空洞无望、满脸胡子拉碴的肮脏皮囊。

梅晓鸥身边的男人当然不止这两个，前夫卢晋桐，忠心跟随的猫哥，狡猾的华仔，他们都与梅晓鸥、与赌博有关，最终也都没有落下好的下场。这些男人，表面上是赌博害了他们，但细细想来，是世俗的筹码诱惑了他们不安分的心，同时也捆绑了他们不踏实的灵。他们想在赌桌上再次证明自己的成功，但可惜的是，人生就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赌场本来就不是改变命运的理想场所——这与梅晓鸥无关，与赌博也没太大关系。